

力度与速度在京剧月琴演奏中的作用

□文/孙茜

京剧月琴是京剧三大件(或四大件)中的重要弹拨乐器,自它成为京剧的主要伴奏乐器以来,就密切地与京剧三大件(或四大件)结合在一起,是京剧文场中不可缺少的重要乐件之一。它与京胡、京二胡、小三弦是一个互相补充、互相制约的整体,成为京剧唱腔音乐塑造人物形象、刻画人物性格的主要艺术手段。在京剧的各个历史发展阶段,众多的京剧月琴演奏家,以京剧月琴的自身特点,按照京剧月琴演奏规律,根据生、旦、净等不同行当、不同流派、不同京胡琴师的艺术风格,组织起高低、强弱、繁简、起伏跌宕的伴奏旋律;长、短、快、慢、急、徐的节奏变化;不同的力度变化和速度变化等来增强京剧唱腔艺术的表现力和艺术美感,使京剧月琴与演唱者、京胡之间配合默契,水乳交融,结合成不可分离的有机整体。在月琴演奏艺术整体中,力度和速度是体现京剧月琴演奏者艺术水平、艺术技巧、艺术个性、艺术创新的两个重要方面。

一、力度

在艺术音乐上,力度不仅仅含有物理因素,也含有心理因素。有时候声音的音量不大,但力度感很强;有时候声音的音量颇大,可是力度并不强,作为京剧月琴演奏者,要清楚地了解并掌握戏曲音乐美学上的这种关系,因为它乃是京剧音乐表演艺术方面的一个重要环节。如果月琴演奏者正确地掌握京剧月琴演奏的力度变化,那么就使月琴在唱腔的伴奏中有了心理内容,达到了月琴为唱腔伴奏存在的目的。

京剧月琴的力度变化和运用有两种:一种是“固定力度”,一种是“变化力度”。“固定力度”又分为强度的:中强(mf)、强(f)、很强(ff)、最强(fff);弱度的:中弱(mp)、弱(p)、很弱(pp)、最弱(ppp)。“变化力度”可分为渐变的:渐强(ctesc)、渐弱(aim)及突变的:个别音加强(sf)、重音(>),及先强后立即弱(sfp)。例如,《文昭关》中,伍员唱的一段二黄唱段,在力度变化和运用上,就有很多较为细致地处理。当然,京剧传统戏的唱腔和伴奏,没有绝对固定的程式。例如,“过门”、“垫头”和“胡琴套子”,都有相对固定的程式,但是每个京剧琴师和京剧月琴师在旋律、节奏、力度、速度和各种技巧方面,都不会一成不变的模仿抄袭前人的成果,他们总是根据时代的前进、观众审美情趣的变化进行一番新的创造。

在传统唱段伴奏中,月琴同京剧文场三大件,都需要将所有的唱段背下来,做到胸有成竹,互相配合要十分默契,水乳交融,从而达到一个不可分离的有机整体。然而,在现代戏的伴奏中,所有的乐件力度的变化都在总谱上标的十分清楚,全体乐队演奏员都须严格按总谱演奏,月琴也不例外。由于现代戏“成套唱腔”容量大,板式变化大,力度的丰富变化有利于多层次、有对比、合逻辑的完整表达人物内心的情感起伏,揭示人物丰富的精神世界。

二、速度

速度是指音乐进行快慢而言,快慢的对比变化叫速度变化。京剧月琴演奏者对京剧音乐中的唱腔音乐、伴奏音乐中的速度对比变化、速度与节奏、内容与表情、乐件之间的联系等方面,应该有充分地把握和控纵。

在京剧传统剧目中,唱腔速度的变换是依据板式变化来

决定的。京剧既有每分钟 36—42 节拍旦角青衣演唱的二黄、西皮、反二黄的大慢板,也有每分钟 190—210 节拍的快板。速度的变换和运用,在京剧现代戏“成套唱腔”的应用上,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水平。其内在的合理性,便在于“成套唱腔”容量大,板式速度变化丰富,不同速度的唱腔多层次、有对比、合乎逻辑地完整表达人物内心的情感起伏,揭示丰富的精神世界。例如,《智取威虎山》杨子荣的“胸有朝阳”一段成套唱腔,是由不同速度的板式组成。〔二黄导板〕“披荆棘”是由中速、自由节奏组成的乐句。月琴演奏者在伴奏中,需要随着指挥演唱者的速度的快慢和节奏的紧松一致,将杨子荣只身入虎穴,战斗在敌人内心的情感抒发出来。接下的中快速〔回龙〕是急盼战友的到来。中慢速的〔二黄慢板〕唱腔是杨子荣对党的教导和战友情深的抒情唱段。两种速度不同的板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月琴弹奏中,中快速的〔回龙〕需要强而有力、奔放、激动,突出月琴演奏者的爆发力,来表现杨子荣急切歼敌的情感。中慢速的〔二黄慢板〕是深沉、回忆、怀念、叙述的段落,月琴的演奏则突出其歌唱性、抒情性的情感。在弹奏中,如果只是机械地、没有变化的弹奏,就会使唱腔伴奏在技巧的处理上没有快慢、紧松的对比,而导致音响效果的平沓,缺乏层次性,更缺乏戏剧性。因此,月琴演奏必须对右手的拨速、节奏紧松加以变化处理,与戏剧的速度节奏相互制约,紧密联系,不断地推动戏剧和唱腔向前发展。弹奏中的长轮与半轮,单音与各种密集的音符变化,在于调整音色、力度和速度的变化,使唱腔的演奏更为清晰、舒展、流畅。这种弹奏使唱腔乐句、小分句和乐汇的速度对比、节奏紧松,与戏剧线和音乐线速度的配合相映成辉,起到了推波助澜的积极作用。左手一按一抬的动作处理,实虚、滑、抹、颤、打的不同处理,增强了色彩的对比。这些弹奏技巧由慢至快、由松到紧的变化,必须与唱腔和乐队的整体的速度、节奏的统一,使之协调一致,从而赋予成套唱腔在艺术上高度的和谐性,且具有艺术美的造型性。杨子荣这个“成套唱腔”是层递性的唱腔结构形式,运用由慢至快的速度进行,使人物的感情逐步上推,在中速的〔快三眼〕、中快速的〔原板〕、快速的〔垛板〕、节拍自由的〔散板〕的渐快速度和紧凑的节奏中,推向了唱段的戏剧最高潮结束句“我胸有朝阳”。在全体乐队以辉煌的音响奏响尾奏时,那强烈的戏剧情感震撼了观众的心。

京剧月琴演奏者在月琴演奏的“力度”和“速度”的处理上,要把各种因素有机地结合起来考虑和布局。多变的力度对比,能反映出丰富的色彩和情感变化。演奏者要根据不同的戏剧内容,不同的唱腔音乐的情感变化,采取不同的力度,以适应塑造人物音乐形象的需要。月琴演奏中的“速度”变化处理是受戏剧“情绪”和不同板式速度变化等因素制约的,整段唱段的速度变化和乐句、小乐句及乐汇的细小变化,都应该做到成熟在胸,尽在自己的掌握之中。这方面处理得好,能使月琴的演奏更为生动、感人,推动着戏剧与人物感情逐层向纵深发展,从而获得良好的戏剧效果。

孙茜:黑龙江省京剧院